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廿三)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彩色圖照刊第六頁)

4. 參加公司組織協會

「六月爐邊鐵匠，臘月江上漁翁，并非二人不知寒暑，只因行業不同。」筆者第二度來台後，回顧一下，這幾十年來，不拘冷熱寒暑，不論辛酸甘苦，的確幹了許多行業。不過除了做美軍顧問團P、X生意與編製藤籃出口以及參加三榮公司工作之外，所幹的其他行業，多多少少，直接間接都與會計這行或會計師業務脫離不了干係。例如前前後後在各學校、各單位當教書匠來說吧，教的都是與會計學有關的課程；替人家記賬，更是

會計行當。至於成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與貿易會計教育基金會，前者是為提升會計師作業之品質，後者是為普及會計學術之應用，都是與會計學環環相扣。他如參與中小企業協會、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工商協進會以及加入國際獅子會，不管主動被動，都是想為會計師行業增加點人際關係，拓展點自家業務。儘管事與願違，且多半偷雞不著蝕把米，可是開端的願景，旨在以廣招徠。至於本節要講的公司組織研究發展協會，本人所以能在該會亦當了理事長，也是與會計師有連帶關係，乃是因為不才在會計

師公會理事長卸任後，無官一身輕的時候，經過協會創辦人章宗鈺學長與朱寶奎會計師他們「點將」後，我被「雀屏中選」中了這個虛有其表的位子。由於該組織全體會員清一色是工商界人士，說不定因緣時會也會增加點會計師業務。於是經過他們二位於民國八十二年承邀，並未經過長考，便首肯承乏不妨試試。不過當時就聲稱：「若無重大突出，屆滿一年，即行引退。」於是在這一年中間在國賓飯店國際廳曾敦請財政部證管會主委戴立寧擔任過有關公司組織之專題講演，也請經濟部前商業司長袁坤祥講

過兩岸公司組織之差異。每次都到來聽眾不下數百名，可謂有相當回響。接著又敦請袁坤祥氏以大才小用來屈就秘書長職務。開始工作後，如虎添翼，在彼此通力合作下，發揮相當效果。又由於袁氏與經濟部有深厚淵源，於是透過該部同仁，在不傷大雅原則下，將有關工商法令以及有關資訊，傳遞予我們的公司組織協會，再經過影印，用快速快報方式發布給各個會員，發揮先睹為快之功能，以便預作警惕之參考。該項措施，以其動機純正，一直沿用迄今，仍在不時發布之中。其次是為股票上市公司，出席股東會人數，未達法定股數，無法表決，而產生問題。如此這般，除建議經濟部提出補救草案另行修定公司法外，經協會多次開會研商，心意是盡了，但並無絕對的定論。

一年屆滿後，終以貢獻不大，為言而有信，雖未任滿仍舊請辭，絕不戀棧。如今仍以名譽理事長「留職察

看」。當其時也，真是不伎不求無官一身輕。就在這一年寓所正好又自僑福遷至新都市大台北華城特區，華城三路十號，係郊外山區，遠離塵囂。看書寫字，採菊栽花，每日粗茶淡飯飽三餐，效閒雲野鶴與世無爭了。

廿五、友情可貴值得珍惜

人與人之間的遇合，除了有血統關係的家族與夫妻姻婭之外，不管同學、同事、同財、同鄉、同志，都算是朋友的關係。不過這中間有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肝膽相照道義相交的朋友，也有患難相遇彼此敬重的朋友。倒過來，有憐香惜玉紅粉知己的朋友，有巧言令色拍馬溜鬚的朋友，也有利害相關吃喝玩樂的朋友。

因此，每個人，都能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而深杯關世，白眼看人。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譯成白話：交

結正直好義的、誠信體諒的、博學多聞的是益友。交結：善於應酬的、順從拍馬的、花言巧語的是損友。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可惜文人無行，百無一用是書生，究竟能不能輔仁，待考。蓋書生代表溫文、儒雅、無能而已。總之書生成不了大氣候，不算書生呢，自家盤算，壓根兒就不算。雖然偶爾舞文弄墨，那是客串，並無真才實學，乃即興之作，多半罵罵人而已。因為秉性剛烈急躁，嫉惡如仇，有話直說，根本就「不儒雅」。一輩子不肯趨炎附勢，既不是流氓政客，也不是文弱書生。同時最討厭逢迎拍馬、一毛不拔、專門吃人家的酒肉朋友，所以我應該歸類為四不像。

我的座右銘是：「己達達人，己立立人，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能不能辦到，但願朝這個方向進行，苟能達成，則吾願足矣。

1. 請張代表迎我姐姐

當年大陸上三反五反，土法煉鋼大躍進當口，造成哀鴻遍野，正是民不聊生的時候。曾栽培我的老姐姐，病倒在青島，由於營養不良滿身浮腫，除了照原先管道寄錢之外，並請香港柳顯蒼老兄代勞採購治療水腫藥品以及補品寄去，不管是否有效，乃略盡心意。同時間接轉信去，務請設法申請到香港治病，屆時我會耑程去港恭迎，再設法連袂來台，當時的確寄於很大希望。於是在一次偶然機會遇有煙台張國代敬塘先生，與綽號有煙台字典之稱的王君志先生，同桌讌飲。由於家姊郎大夫當年正是張、王二位常年醫療顧問，等於通家之好。張、王二公與本人又是忘年之交，乃向張、王二位說明，計劃迎接家姊來台。二位長者，驟聞之下，舉杯恭祝，務希早日實現。在下略帶酒意，大言不慚說：「若家姊抵台時，可否有勞

二位一同蒞臨機場迎接。」結果，張、王二位先生異口同聲說：「一定去，一定去。」當時不才感戴之餘，私下作摩，屆時，除二位外，另請認識家姊人士，均到機場盛大歡迎。然後廣邀親友舉行歡迎之宴，來賓只簽到不收禮。效乾隆皇帝千叟宴，利用圓山飯店頂樓大廳擺上壹佰桌，給老姐姐一份喜悅，一種風光。看看想當年恨鐵不成鋼的弟弟，也有今天的人際關係。也考驗考驗區區自己「交遊滿台圓，相知那些人」。正在積極準備的時候，卻消息中斷，北望雲天，由希望變成奢望，終於變成絕望，人已經過世了。後來得到噩耗，是在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十五與世長辭。聆悉之下，熱淚漣漣，「弟欲養而姊不在」，徒呼奈何。這真是「秋月娟娟人已遠，人生長恨水長東。」

2. 長子完婚秤斤兩

十四日完婚。本來不打算鋪張，總認為社會上大家都討厭「紅色炸彈」。後來知道喜訊的朋友越來越多，大家都規勸說，不能「免俗」。可是自家是一介草民，無勢無權也無錢，在世風日下的年代裡，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雖然平時稱兄道弟的固然還大有人在，但也要看情況，在用著你，有事拜託時，親密的不得了，時過景遷，那是另當別論。若叫起真來，叫人家上禮花錢來吃飯，就不能相提並論了。常諺：「交遊遍天下，相知無幾人。」不過，又一想不妨利用小犬結婚的機會，打打「秋風」試試看，也可以用來秤秤自己的斤兩，到底有多少分量，會不會有人捧場。人情冷暖，看看該來的來不來，不該來的是否也會來。於是決定在圓山飯店正廳頂樓，大張讌席，訂了壹佰桌，凡過去有來回賬的，喜帖一律照發。不過達官顯要或並無深交的，就不敢驚動了，免

得人家說老郎這小老兒真打秋風，豈不自討沒趣。吉日良辰當天上午，主動到舍間來的嘉賓，倒真的賀客盈門，山東幫大老闆犧牲代步轎車，供應了六輛清一色黑色大轎車迎親，一字排開，很夠派頭。早上法院公證後，中午迎新娘禮車一到，鞭炮齊鳴，鬧的整座僑福大廈都感受到喜氣洋洋。不料晚上開席前，風雨交加，本人一時方寸大亂，少不犯了口舌，心想訂了一百桌，雨天來客難免受阻，況那天是好日子，一定有人到處趕場，倘若來賓不到一半，不單面子上不好看，也得負擔未開桌的酒席的訂桌損失。盤算歸盤算，結果還算不錯，雖然有的嘉賓為趕場，正門電梯上來，道喜之後，側門電梯溜走的也不在少數。甚而未給喜帖也親自趕來的，如趙常恕先生等人也都光降了，最後席開八十八桌，還算高朋滿座。由陶子厚老闆自告奮勇當司儀，有鄭丁旺博士上台來賓致詞，另有工商界好多人士

主動充作迎賓，樓上下接待賓客。敬酒時，一桌一桌敬，八十八桌下來，把我老伴累的真摔了一跤。還好，總算人逢喜事精神爽，痛也不疼，扶起來了事。送客時，跟上千人握手，握的手腕都酸了，雖然精疲力竭，卻喜不自勝，賓客都是誠心誠意來道喜，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可見友情之可貴，我郎某人沒有白混，很值得安慰。尤其是風雨中趕來，「最難風雨故人來」，這句千錘百鍊的慣用語，在我家這樁喜事裡更得到很深的印證。

3. 為張若舉外甥作保

在台灣打滾這幾十年，人海中值得不才敬重景仰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像辜振甫先生一舉一動雍容典雅，不慍不火，慢條斯理的風範，與不露鋒芒而有內涵，且有能說能寫能唱的才氣，這樣的人實在不多。在他歷練之經驗中，曾慨歎的說過：「不作保，不借錢。」這一點不佞不表同意亦不

反對。蓋不作保，我完全同意，因為作保是或有負債，有的有期限性還好，屆滿前，若平安無事，固然賣了人情又不費吹灰之力，好像無所謂。可是有的卻沒完沒了，如果為錢財作保，往往會跟著傾家蕩產，設若為行為作保，弄不好說不定還會連帶受到刑事處分。所以說作保真划不來，能不作就不作。不借錢，可能是指善門難開善門難閉。有的人得隴望蜀，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借了不還，還要再借，只要有一次不借，則前功盡棄，等於得罪了他，不但視同陌路，且恨之入骨。本人就有這種經驗，所以說壓根不借，倒也省事。不過真正該幫的還是要幫，等於做善事，甚而有的還需要主動借錢幫助。區區前半生，就是靠朋友資助才有今天。所以說，不能一視同仁，一概而論之。這是我對辜先生的說法，稍有不相同的地方。平常又有人說，人情大於王法，

我也深有感受。在民國八十一年，張若舉兄從大陸移民美國，雖不是難民，卻無適當的工作。他底外甥自大陸去加拿大留學鍍金，依照規定得有該地政府認可的保證人，才能長期居留，否則隨時有被驅逐出境的可能。於是張若舉兄來信說明原委，叫我提供良民證，納稅證明，還要有財產證明以及印鑑證明等等資料，供該國審查，若合乎要求標準，再找我簽字作保，他底外甥才能「安居樂業」。

「我只好求老同事周秘書代勞申辦，我的秘書周小姐半開玩笑的說：『即先生你知不知道『保』字怎麼寫！』我反問她：『你說怎麼寫。』她說：『保字不是呆人嗎！呆人才作保。你既不是呆人，為什麼要給人作保，還要到處申辦資料，費這些勁，何苦！乾脆推脫說，這些證明無從申請不就結了。』回稱：『我何嘗不知道作保是呆人！但人不能忘恩，他的外甥何許人，我根本不認識，可是張若舉

先生對我仁至義盡，當年在上海他替我找過事，我結婚就用他的寓所找外燴辦桌舉行婚禮，我太太在上海生孩子，我人在香港，人家又送雞又送蛋照看我內人。雖然時隔四十多年，我也不該忘情。他這次來信叫我替他外甥作保，我能置若罔聞嗎！過河拆橋，不是我的性格。友情至上，該幫的還得幫，就煩勞妳向警察局、國稅局、區公所、經濟部各跑一趟吧，這些資料寄去，條件符合，可以作保證人，屆時照妳的提醒，不做百分之百的呆人，註明只擔保繳學費，供日常生活費，以三年為限。其行為好壞，思想如何，挑明講，不在保證範圍，妳看如何。』經過我這一番分析，周小姐只好勉為其難的代我奔走了，當時她補充了一句：『即先生你很講義氣。』我也莞爾對她一笑，『一切偏勞了。』最後保是做了，張若舉兄與本人常通消息，還寄禮品表示答謝，他的外甥開始每年都有賀卡，只是這三、

五年，我去信，都無回音，人事無常，無法探究，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林榮西欠我一餐飯

4. 林榮西欠我一餐飯

世界六大洲我走了八十幾個國家，不管到達那一個國度，也不管他用的那一種語系，只要你會講英語，都可以溝通，就是日本與韓國也不例外。可見英國這一兩百年東征西討，心血沒有白費，真是「日不落」國而當之無愧。不過站在民族性立場，本人遇到這種場合，少不了又嫉妒又羨慕。因此每每產生一種奢想，總希望有朝一日，中國也能富強，那時節中國的普通話，也能在世界上通行無阻，該有多好。同時也給我聯想，明朝鄭和以船隊下西洋，在海上揚威，遠達南非馬達加斯加島。元朝鐵木真以馬隊在陸上向西遠征，曾經打到莫斯科，甚而到達烏克蘭以及匈牙利。海上陸上這兩者所到之處，語言不通，各

自用什麼方法與當地人溝通，這一點，研究世界歷史的歷史學家都未給我們答案。這項姑且不論，可是我又在想，如果這兩次遠征，若都能持續上一百年，潛移默化，說不定南洋各地以及西亞東歐各國都會說我國的語言。現在的我們，就不必搶著學英語、美語了。辭彙、文法、真誠、誠意，這中間有人對我說，照目前趨勢看，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強，只要我們逐漸形成經濟大國跟全球各地都有貿遷，人多勢眾，自然而然就會有鳳凰來儀，不久將來可能都會來學中國話了。雷語、來音、說起來，倒也不假，我有實例為證。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我的朋友林榮西，他是日本通，曾認識了一位日本外務大臣。這位大臣的兒子要到台灣來學中國話，可以說這是熱潮趨勢使然。這位公子並指望進進政治大學國際語言中心，第一步，總算稱心滿意，達到目的。同時更希望住進政大學

生宿舍，以便多跟當地學生接觸，增加學習機會。這一關可就難了，因為政大的學生宿舍本來就不夠分配，就是本校外地正式生申請都是僧多粥少，何況非正式的臨時學員，想插進來則是相當困難。於是這位大臣就找到林榮西，拜託他想想辦法。我這位林老兄說不定在這位大臣面前自己吹噓在臺灣各階層，八面玲瓏路路通。為了面子問題，雖然此路不通，也不好拒絕。左思右想，忽然想起在下敝人我，他知道我在政大擔任過教書匠。於是是有病亂投醫，只好向本人千拜託萬拜託，希望能「兌現」，他才有面子，可是這種事，我也沒有把握，為了塞責，當場隨便寫了一封信給鄭丁旺校長，心想「八行書」，是社交上的老套，用為應付人情而已，並非真想達到目的不可。那知道鄭校長一看是郎老師親筆信，非同小可，基於尊師重道的觀念下，不能不給郎老師面子，況且這與政府外交有關，只好勉

為其難，不二話姑予照准。於是乎林氏與日本大臣兒子喜出望外，立刻向我快報佳音，林氏並聲稱，日後這位大臣蒞台，他一定好好請一次客，端邀鄭校長與郎教授賞光，表示他真誠的感謝之意。我為了投桃報李，除了電話答謝鄭校長外，也把這份請客的消息向鄭校長說明。不料事隔不久，林氏遽歸道山，他欠我這餐飯局，固然不了了之。可是我對鄭校長，卻等於言而無信。好在鄭校長不會介意，人家不會在乎吃這餐飯，而是師命不可違。不過在我對這樁事的感受上，除歉意外，可見鄭校長對本人，情義至上，在我應該感同身受。

5. 端木先生家人與我

曾見過這樣四句自誇的歌謠：「天下文章屬兩江，兩江文章在我鄉。我鄉文章是我侄，我給我侄改文章。」弄到最後他自己最好。本人不會寫文章，更不會賦詩填

詞，對文學造詣根本不高。只是心血來潮寫些雜湊文字獻醜而已，從未敝帚自珍過。至於中外雜誌或山東文獻以及復旦通訊，偶爾肯代為披露，這已經是災梨禍棗，自不會冀期洛陽紙貴了。拙呈日本函，曾寫了一篇日記。當然，自己的認知是一回事，人家的觀感又是一回事。這中間就大有讀者來信謬讚、電話約談、來舍枉駕、邀宴會晤，每種情況，都有數起之多。今天要寫的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在民國八十三年中外雜誌第三二四期，刊登過拙作敘述端木愷先生的一篇蕪文。先是被端木先生女公子端木儀民青睞，稱讚這篇文章寫的真好，把她父親一生事蹟寫的淋漓盡致，非要聯合家人請我吃餐飯，彼此認識一下不可。後來東吳大學為紀念端木愷先生一〇一歲冥誕，主辦座談會，也由於上述那篇文章而邀本人參加那次群賢畢集的座談會，迨刊行專集時，亦同時轉載那篇蕪文。這兩三起的作品，都出乎本人意料之外，受寵若驚之餘，多少有點喜不自勝暈頭轉向的味道，好像麻雀變鳳凰，被謬列士林了。其實那篇作品，文筆不一定真好了，只是內容與寫法與眾不同而已。那篇一共寫了五六千字，現在不妨過濾一下，摘錄幾佰字，溫故一番，當著舊聞來看，領略其中梗概如次，敬請察閱。

在那篇文字裡，先說端木愷先生一生與「三」字結緣。就在國家社會服務事項上，如早年在復旦、安徽、中央三所大學各聘為教授；又在行政院同一單位擔任過參事、會計長、秘書長三項不同的職務；也在國家總動員會、司法院、行政院三個單位幹過同一職稱的秘書長；後來在南京、上海、台北三地三度執行律師業務；迄東吳大學在台復校亦能在同一所大學，由院長而校長而董事長，三度被推為不同名稱的首長；尤有進者，渠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已達到三不朽境界，這一切非吾儕所及也。次以在家庭與自身遭遇上，如，他有傑出的三男三女，一生開過三次刀，最後得過喉癌、肝癌、肺癌三種絕症。如此這般，能不與「三」字結緣嗎。

再講到他一生只有辭官，從未求職。又曾貼錢作官，等等儒俠相資的卓越事項。例如：渠在司法院當秘書長時，由於該院經費有限，為了需要，他自己出錢，購置法律叢書分送大法官參閱，這種豪舉，環視一般官吏，無不瞠乎其後。他也曾舌戰過請願學生，蓋國共內戰時，學生罷課到處遊行示威，其中為首的多半是共黨潛伏的職業學生，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上海市長吳國楨就被打過。這批學生到行政院請願，孫科院長不願貿然以對，乃轉請端木先生代為出面斡旋，這是臨危受命，以一對千，最後說服來者，平安解散。其膽識、鎮靜、口才三者均表露無遺，非一般顯要畏首畏尾者流，望塵可及。

其後，又為制憲國民大會制定選務法規，今天所有選舉規章，均照端木先生所制定的用為蕭規曹隨。飲水思源，端木愷應為選務法規之父，應該當之無愧。

渠執業律師時，曾替國家為中國航空、中央航空七十餘架飛機，遭當時香港政府扣留一案，奔走在香港倫敦之間，縱橫捭闔，為國宣勞，終於勝訴。在謝冠生院長過世後，層峰原

想請端木先生出任司法院長，他為了東吳大學在台復校期間華路藍縷，為了興學而婉謝當局美意。未幾，又為東吳大學嘗自備旅費向世界各地為東吳募捐。迨擔任東吳校長十四載以來，從未支領薪資。卸任後，並自行慨捐壹千萬給東吳。再將自存善本圖書，不下三百餘種，悉數捐給東吳。其中有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獄中手抄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外國出版商，擬高價收購，而不為所動，最後亦割愛捐給東吳大學。他這種捐資興學，愛校

如此深邃，古往今來可謂鳳毛麟角，實不多見。

以上是摘錄原文一部分，用為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耳。也是供讀者大德評鑑，是否值得端木先生家人以及東吳師生如此重視，至祈賜予公斷。不過無論如何，以文會友是事實，但願以友輔仁，則本人如坐春風了。

6. 八十賤辰有勞親友

「終日奔波只為飢，才得一飽便思衣，且喜一時皆得體，盼想嬌容美貌妻，娶得嬌妻生貴子，又恨門前車馬稀，香車好歹都備妥，無官無事怕人欺，委任薦任都嫌小，特任大員有何奇，借問何時才如意，除非撒手去歸西。」以上這一連串的說詞乃是永不知足的寫照，等於說，至死方休。

本人波逐這些年，比不上，比下有餘，越老越知足。尤其八十賤辰那年，故舊門生，有三十六位聯合發起，一定要替不佞祝壽，一定要「薄

海騰歡」熱鬧一番不可。開始發動時，本人堅決反對，薄海騰歡，普天同慶，這是為大人物的舉動。我是一介草民，何德何能，怎敢輕言慶壽。再說自家生日，乃母難日，應該靜靜的思念母親的恩德才對。何況八十歲的

老朽，已經到了風燭殘年快要歸西的階段，既到了死亡的臨界點，又何慶之有。門生們卻反駁說：「站在死亡角度看，七老八十，蠟台不高，老態龍鍾，快到邊界，不慶也罷。可是調過頭，站在出生角度看，有的英年早逝，而老年人能走過漫長歲月，經過驚濤駭浪在亂世度過八十載，也很不簡單，要『慶』也不妨。這不是早年老師對我們曾經說過的話嗎！」我插嘴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時是我對有德望的人，聊以解嘲的話語。其實『祝你生日快樂不如祝你天天快樂來得更好。』」接著門生們又說：「老師督講上庠，誨人不倦，桃李敷榮，已經有德望了，況老師時常替人

排難解紛，救危紓困，又是重諾尚義的長者，這不更是令望崇隆嗎！允宜稱觴，同申嘏敬。老師就不必推辭了，不答應也得答應。」這等於霸王硬上弓，於是乎決定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假台北市晶華大酒店宴會廳設筵祝壽。除了三十六位發起人之外，尚有些老朋友老同事主動出來幫忙，且分工合作。事前，有的先找有來往親友名單，有的撰述請帖，有的印刷請帖，然後繕寫請帖；有的管採購，有的撰壽序，有的寫壽屏。十六日當天，有的布置禮堂，有的編排賓客座次名單，有的迎賓客，有的當司儀，有的念祝詞，有的登台演唱，當然更有的運籌帷幄擔任總提調。並起動了若干若夥的親朋好友光降捧場。宴開五十五席。彼此有說有笑，有拉有唱，鑼鼓喧天，樂在其中。頭尾總共熱鬧了三個多小時，在籌劃幫忙的朋友來講，總算任務達成，完成一樁心願。在老朽我本人來說，友情至上

又負荷一層人情重擔，也只好容後圖報。事後，為答謝辛勞的各位，曾在世貿俱樂部舉辦了一次酬勞宴。前後忙了一個多月的祝壽活動，到此功德圓滿。許之期頤，芝采稱觴。（未完 待續）



① 郎陸聯姻喜筵部分鏡頭，第一桌右二、三為新娘父母陸水清夫婦，左二、三為新郎父母作者郎萬法夫婦。
② 作者曾為留學加拿大之張若舉外甥作保，圖為張氏移民美國後，居家照片，左二、三為張若舉夫婦。